

文白对照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资治通鉴

主編 蕭楓

拾肆

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第十四册

主编 萧 枫

第一百九十卷至第二百三卷
唐高祖至唐高宗(公元 622—682 年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百九十卷 唐纪六 高祖武德五年至七年
(622至624年5月)..... (5001)
- 第一百九十一卷 唐纪七 高祖武德七年至九年
(624年6月至626年8月)..... (5024)
- 第一百九十二卷 唐纪八 高祖武德九年至太宗贞观二年
(626年9月至628年7月)..... (5051)
- 第一百九十三卷 唐纪九 太宗贞观二年至五年
(628年9月至631年)..... (5077)
- 第一百九十四卷 唐纪十 太宗贞观六年至十一年
(632至637年4月)..... (5106)
- 第一百九十五卷 唐纪十一 太宗贞观十一年至十四年
(637年5月至640年)..... (5133)
- 第一百九十六卷 唐纪十二 太宗贞观十五年至十七年
(641至643年3月)..... (5162)
- 第一百九十七卷 唐纪十三 太宗贞观十七年至十九年
(643年4月至645年5月)..... (5189)
- 第一百九十八卷 唐纪十四 太宗贞观十九年至二十二年
(645年6月至648年3月)..... (5213)
- 第一百九十九卷 唐纪十五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至高宗永徽
六年(648年4月至655年9月)..... (5242)
- 第二百卷 唐纪十六 高宗永徽六年至龙朔二年
(655年10月至662年7月)..... (5268)
- 第二百零一卷 唐纪十七 高宗龙朔二年至咸亨元年
(662年8月至670年4月)..... (5299)

- 第二百二卷 唐纪十八 高宗咸亨二年至开耀元年
(671 至 781 年)..... (5329)
- 第二百三卷 唐纪十九 高宗永淳元年至则天后垂拱二年
(682 至 686 年)..... (5357)

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

唐纪六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
武德五年(壬午、622)

春，正月，刘黑闥自称汉东王，改元天造，定都洺州。以范愿为左仆射，董康买为兵部尚书，高雅贤为右领军；征王琮为中书令，刘斌为中书侍郎；窦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。其设法行政，悉师建德，而攻战勇决过之。

秦王世民军至获嘉，刘黑闥弃相州，退保洺州。丙申，世民复取相州，进军肥乡，列营洺水之上以逼之。

幽州总管李艺将所部兵数万会秦王世民讨刘黑闥，黑闥闻之，留兵万人，使范愿守洺州，自将兵拒艺。夜，宿沙河，程名振载鼓六十具，于城西二里堤上急击之，城中地皆震动。范愿惊惧，驰告黑闥；黑闥遽还，遣其弟十善与行台张君立将兵一万击

艺于鼓城。壬子，战于徐河，十善、君立大败，所死亡八千人。

洺水人李去惑据城来降，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将千五百骑赴之，入城共守。二月，刘黑闥引兵还攻洺水，癸亥，行至列人；秦王世民使秦叔宝邀击，破之。

丙子，李艺取刘黑闥定、梁、廉、赵四州，获黑闥尚书刘希道，引兵与秦王世民会洺州。

刘黑闥攻洺水甚急。城四旁皆有水，广五十余步，黑闥于城东北筑二甬道以攻之；世民三引兵救之，黑闥拒之，不得进。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，召诸将谋之，李世勣曰：“若甬道达城下，城必不守。”行军总管郑勇公罗士信请代君廓守之。世民乃登

城南高冢，以旗招君廓，君廓帅其徒力战，溃围而出；士信帅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，代君廓固守。黑闥昼夜急攻，会大雪，救兵不得往，凡八日，丁丑，城陷。黑闥素闻其勇，欲生之，士信词色不屈，乃杀之，时年二十。

辛巳，秦王世民拔洺水。三月，世民与李艺营于洺水之南，分兵屯水北，黑闥数挑战，世民坚壁不应，别遣奇兵断其粮道。壬辰，黑闥以高雅贤为左仆射，军中高会。李世勣引兵逼其营，雅贤乘醉，单骑逐之，世勣部将潘毛刺之坠马，左右继至，扶归，未至营而卒。甲午，诸将复往逼其营，潘毛为王小胡所擒。黑闥运粮于冀、贝、沧、瀛诸州，水陆俱进，程名振以千余人邀之，沉其舟，焚其车。

上遣使略突厥颉利可汗，且许结婚。颉利乃遣汉阳公瓌、郑元璠、长孙顺德等还，庚子，复遣使来修好，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热寒、阿史那德等还。并州总管刘世让屯雁门，颉利与高开道、苑君璋合众攻之，月余，乃退。

秦王世民与刘黑闥相持六十余日。黑闥潜师袭李世勣营，

世民引兵掩其后以救之，为黑闥所围，尉迟敬德帅壮士犯围而入，世民与略阳公道宗乘之得出。道宗，帝之从子也。世民度黑闥粮尽，必来决战，乃使人堰洺水上流，谓守吏曰：“待我与贼战，乃决之。”丁未，黑闥师步骑二万南渡洺水，压唐营而陈，世民自将精骑击其骑兵，破之，乘胜蹂其步兵。黑闥帅众殊死战，自午至昏，战数合，黑闥势不能支。王小胡谓黑闥曰：“智力尽矣，宜早亡去。”遂与黑闥先遁，余众不知，犹格战。守吏决堰，洺水大至，深丈余，黑闥众大溃，斩首万余级，溺死数千人，黑闥与范愿等二百骑奔突厥，山东悉平。

秋，七月，甲申，为秦王世民营弘义宫，使居之。世民击徐圆朗，下十余城，声震淮、泗，杜伏威惧，请入朝。世民以淮、济之间略定，使淮安王神通、行军总管任瓌、李世勣攻圆朗；乙酉，班师。

丁亥，杜伏威入朝，延升御榻，拜太子太保，仍兼行台尚书令，留长安，位在齐王元吉上，以宠异之。以圆朗为左领军将军。

李子通谓乐伯通曰：“伏威既来，江东未定，我往收旧兵，可以立大功。”遂相与亡至蓝田关，为吏所获，俱伏诛。

丁酉，隋汉阳太守冯盎承李靖檄，帅所部来降，以其地为高、罗、春、白、崖、儋、林、振八州，以盎为高州总管，封耿国公。先是，或说盎曰：“唐始定中原，未能及远，公所领二十州地已广于赵佗，宜自称南越王。”盎曰：“吾家居此五世矣，为牧伯者不出吾门，富贵极矣，常惧不克负荷，为先人羞，敢效赵佗自王一方乎！”遂来降。于是岭南悉平。

乙卯，突厥颉利可汗寇边，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、云州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。子和本姓郭，以讨刘黑闥有功，赐姓。丙辰，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，己未，寇并州，别遣兵寇原州；庚子，命太子出幽州道，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。李子和趋云中，掩袭可汗，段德操趋夏州，邀其归路。

辛酉，上谓群臣曰：“突厥入寇而复求和，和与战孰利？”太常卿郑元璠曰：“战则怨深，不如和利。”中书令封德彝曰：“突厥恃犬羊之众，有轻中国之意，若不

战而和，示之以弱，明年将复来，臣愚以为不如击之，既胜而后与和，则恩威兼著矣。”上从之。

己巳，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；汾州刺史萧瑛破突厥，斩首五千余级。

丙子，突厥寇廉州；戊寅，陷大震关。上遣郑元璠诣颉利。是时，突厥精骑数十万，自介休至晋州，数百里间，填溢山谷。元璠见颉利，责以负约，与相辩诘，颉利颇惭。元璠因说颉利曰：“唐与突厥，风俗不同，突厥虽得唐地，不能居也。今虏掠所得，皆入国人，于可汗何有？不如旋师，复修和亲，可无跋涉之劳，坐受金币，又皆入可汗府库，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，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！”颉利悦，引兵还。元璠自义宁以来，五使突厥，几死者数焉。

乙丑，行军总管淮阳壮王道玄与刘黑闥战于下博，军败，为黑闥所杀。时道玄将兵三万，与副将史万宝不协；道玄帅轻骑先出犯陈，使万宝将大军继之。万宝拥兵不进，谓所亲曰：“我奉手敕云，淮阳小儿，军事皆委老夫。今王轻脱妄进，若与之俱，必同

败没，不如以王饵贼，王败，贼必争进，我坚陈以待之，破之必矣。”由是道玄独进败没。万宝勒兵将战，士卒皆无斗志，军遂大溃，万宝逃归。道玄数从秦王世民征伐，死时年十九，世民深惜之，谓人曰：“道玄常从吾征伐，见吾深入贼陈，必慕效之，以至于此。”为之流涕。世民自起兵以来，前后数十战，常身先士卒，轻骑深入，虽屡危殆而未尝为矢刃所伤。

林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攻涪州，刺史杨略与战，斩之，其将王戎以南昌州降。士弘惧，已已，请降。寻复走保安成山洞，袁州人相聚应之；洪州总管若干则遣兵击破之。会士弘死，其众溃散。

淮阳王道玄之败也，山东震骇，涪州总管庐江王瑗弃城西走，州县皆叛附于黑闥，旬日间，黑闥尽复故地，乙亥，进据涪州。十一月，庚辰，涪州刺史程大买为黑闥所迫，弃城走。齐王元吉畏黑闥兵强，不敢进。

上之起兵晋阳也，皆秦王世民之谋，上谓世民曰：“若事成，则天下皆汝所致，当以汝为太

子。”世民拜且辞。及为唐王，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，上将泣之，世民固辞而止。太子建成，性宽简，喜酒色游畋；齐王元吉，多过失；皆无宠于上。世民功名日盛，上常有意以代建成，建成内不自安，乃与元吉协谋，共倾世民，各引树党友。

上晚年多内宠，小王且二十人，其母竟交结诸长子以自固。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，谄谀略遣，无所不至，以求媚于上。或言燕于张婕妤、尹德妃，宫禁深秘，莫能明也。是时。东宫、诸王公、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，恣为非法，有司不敢诘。世民居承乾殿，元吉居武德殿后院，与上台、东宫昼夜通行，无复禁限。太子、二王出入上台，皆乘马、携弓刀杂物，相遇如家人礼。太子令、奏、齐王教与诏敕并行，有司莫知所从，唯据得之先后为定。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，诸妃嫔争誉建成、元吉而短世民。

世民平洛阳，上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。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，世民曰：“宝货皆

已籍奏，官当授贤才有功者。”皆不许，由是益怨。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，给田数十顷。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，上手敕赐之，神通以教给在先，不与。婕妤诉于上曰：“敕赐妾父田，秦王夺之以与神通。”上遂发怒，责世民曰：“我手敕不如汝教邪！”他日，谓左仆射裴寂曰：“此儿久典兵在外，为书生所教，非复昔日子也。”尹德妃父阿鼠骄横。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，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，殴之，折一指，曰：“汝何人，敢过我门而不下马！”阿鼠恐世民诉于上，先使德妃奏云：“秦王左右陵暴妾家。”上复怒责世民曰：“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，况小民乎！”世民深自辨析，上终不信。

世民每侍宴宫中，对诸妃嫔，思太穆皇后早终，不得见上有天下，或歔歔流涕，上顾之不乐。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曰：“海内幸无事，陛下春秋高，唯宜相娱乐，而秦王每独涕泣，正是憎疾妾等，陛下万岁后，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，无子遗矣！”因相与泣，且曰：“皇太子仁孝，陛下以妾母子属之，必能保全。”上

为之怆然。由是无易太子意，待世民浸疏，而建成、元吉日亲矣。

太子中允王珪、洗马魏征说太子曰：“秦王功盖天下，中外归心；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，无大功以镇服海内。今刘黑闥散亡之余，众不满万，资粮匮乏，以大军临之，势如拉朽，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，因结纳山东豪杰，庶可自安。”太子乃请行于上，上许之。

乙酉，封宗室略阳公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。道宗，道玄从父弟也，为灵州总管，梁师都遣弟洛儿引突厥数万围之，道宗乘间出击，大破之。突厥与师都相结，遣其郁射设入居故五原，道宗逐出之，斥地千余里。上以道宗武干如魏任城王彰，乃立为任城郡王。

刘黑闥拥兵而南，自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，唯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拒守。黑闥攻之，不下，引兵南拔元城，复还攻之。

甲子，田留安击刘黑闥，破之，获其莘州刺史孟柱，降将卒六千人。是时，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闥，上下相猜，人益离怨；留安待吏民独坦然无疑，白

幽州总管李艺请入朝；庚午，以艺为左翊卫大将军。

虔参旗等十二军。

三月，庚子，梁师都将贺遂、索同以所部十二州来降。

乙巳，前洪州总管张善安反，遣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击之。

癸酉，以裴寂为左仆射，萧瑀为右仆射，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，封德彝为中书令。

癸卯，高开道引奚骑寇幽州，长史王洗击破之。刘黑闥之叛也，突地稽引兵助唐，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；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，突地稽将兵邀击，破之。

六月，戊午，高满政以马邑来降。先是，前并州总管刘世让除广州总管，将之官，上问以备边之策，世让对曰：“突厥比数为寇，良以马邑为之中顿故也。请以勇将戍崞城，多贮金帛，募有降者厚赏之，数出骑兵掠其城下，蹂其禾稼，败其生业，不出岁余，彼无所食，必降矣。”上然其计，曰：“非公，谁为勇将！”即命世让戍崞城，马邑病之。是时，马邑人多不愿属突厥，上复遣人招谕苑君璋。高满政说苑君璋

尽杀突厥戍兵降唐，君璋不从。满政因众心所欲，夜袭君璋，君璋觉之，亡奔突厥，满政杀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。

丁卯，苑君璋与突厥吐屯设寇马邑，高满政与战，破之。以满政为朔州总管，封荣国公。

癸酉，柴绍与吐谷浑战，为其所围，虜乘高射之，矢下如雨。绍遣人弹胡琵琶，二女子对舞。虜怪之，驻弓矢相与聚观，绍察其无备，潜遣精骑出虜陈后，击之，虜众大溃。

壬子，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柝反。初，杜伏威与公柝相友善，公柝年长，伏威兄事之，军中谓之伯父，畏敬与伏威等。伏威浸忌之，乃署其养子闾陵为左将军，王雄诞为右将军，潜夺其兵权。公柝知之，怏怏不平，与其故人左游仙阳为学道，辟谷以自晦。及伏威入朝，留公柝守丹杨，令雄诞典兵为之副，阴谓雄诞曰：“吾至长安，苟不失职，勿令公柝为变。”伏威既行，左游仙说公柝谋反；而雄诞握兵，公柝不得发。乃诈称得伏威书，疑雄诞有贰心，雄诞闻之不悦，称疾不视事；公柝因夺其兵，使其党

西门君仪谕以反计。雄诞始寤而悔之，曰：“今天下方平，吴王又在京师，大唐兵威，所向无敌，柰何无故自求族灭乎！雄诞有死而已，不敢闻命。今从公为逆，不过延百日之命耳，大丈夫安能爱斯须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！”公祐知不可屈，继杀之。雄诞善抚士卒，得其死力，又约束严整，每破城邑，秋毫无犯，死之日，江南军中及民间皆为之流涕。公祐又诈称伏威不得还江南，贻书令其起兵，大修铠仗，运粮饬。寻称帝于丹杨，国号宋，修陈故宫室而居之，署置百官，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、东南大道使、越州总管，与张善安连兵，以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。

乙丑，诏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以舟师趣江州，岭南道大使李靖以交、广、泉、桂之众趣宣州，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谿、亳，齐州总管李世勣出淮、泗以讨辅公祐。孝恭将发，与诸将宴集，命取水，忽变为血，在坐者皆失色，孝恭举止自若，曰：“此乃公祐桀黠之征也！”饮而尽之，众皆悦服。

突厥恶弘农公刘世让为己

患，遣其臣曹般随来，言世让与可汗通谋，欲为乱，上信之。冬，十月，丙午，杀世让，籍其家。

初，上遣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马邑，范君璋引突厥万余骑至城下，满政击破之。颉利可汗怒，大发兵攻马邑。高迁惧，帅所部二千人斩关宵遁，虏遽之，死亡者半。颉利自帅众攻城，满政出兵御之，或一日战十余合。上命行军总管刘世让救之，至松子岭，不敢进，还保崞城。会颉利遣使求婚，上曰：“释马邑之围，乃可议婚。”颉利欲解兵，义成公主固请攻之。颉利以高开道善为攻具，召开道，与之攻马邑甚急。颉利诱满政使降，满政骂之。粮且尽，救兵未至，满政欲溃围走朔州，右虞候杜士远以虏兵盛，恐不免，壬戌，杀满政降于突厥，范君璋复杀城中豪杰与满政同谋者三十余人。上以满政子玄积为上柱国，袭爵。丁卯，突厥复请和亲，以马邑归唐；上以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。

突厥数为边患，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，议者以为烦扰，不许。

静切论不已，敕征静入朝，使与裴寂、萧瑀、封德彝相论难于上前，寂等不能屈，乃从静议，岁收谷数千斛，上善之，命检校并州大总管。静，抗之子也。十一月，辛巳，秦王世民复请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，从之。

黄州总管周法明将兵击辅公柝，张善安据夏口，拒之。法明屯荊口镇，壬午，法明登战舰饮酒，善安遣刺客数人诈乘鱼牒而至，见者不以为虞，遂杀法明而去。

十二月，癸卯，安抚使李大亮诱张善安，执之。大亮击善安于洪州，与善安隔水而陈，遥相与语。大亮谕以祸福，善安曰：“善安初无反心，正为将士所误；欲降又恐不免。”大亮曰：“张总管有降心，则与我一家耳。”因单骑渡水入其陈，与善安执手共语，示无猜间。善安大悦，遂许之降。既而善安将数十骑诣大亮营，大亮止其骑于门外，引善安入，与语。久之，善安辞去，大亮命武士执之，从骑皆走。善安营中闻之，大怒，悉众而来，将攻大亮。大亮使人谕之曰：“吾不留总管。总管赤心归国，谓我

曰：‘若还营，恐将士或有异同，为其所制。’故自留不去耳，卿辈何怒于我！”其党复大骂曰：“张总管卖我以自媚于人。”遂皆溃去。大亮追击，多所虏获。送善安于长安，善安自称不与辅公柝交通，上赦其罪，善遇之；及公柝败，得所与往还书，乃杀之。

七年（甲申、624）

春，正月，依周、齐旧制，每州置大中正一人，掌知州内人物，品量望第，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，无品秩。

丁未，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。遣使册建武为辽东郡王、高丽王；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，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。

己酉，诏：“诸州有明一经以上未仕者，咸以名闻；州县及乡皆置学。”

己未，高开道将张金树杀开道来降。开道见天下皆定，欲降，自以数反覆不敢；且恃突厥之众，遂无降意。其将卒皆山东人，思乡里，咸有离心。开道选勇敢士数百，谓之假子，常直阁内，使金树领之。故刘黑闥将张君立亡在开道所，与金树密谋取

开道。金树遣其党数人入阁内，与假子游戏，向夕，潜断其弓弦，藏刀槩于床下，合瞑，抱之趋出，金树帅其党大噪，攻开道阁，假子将御之，弓弦皆绝；刀槩已失，争出降；君立亦举火于外与相应，内外惶扰。开道知不免，乃擐甲持兵坐堂上；与妻妾奏乐酣饮，众惮其勇，不敢逼。天且明，开道缢妻妾及诸子，乃自杀。金树陈兵，悉收假子斩之，并杀君立，死者五百余人。遣使来降，诏以其地置坊州。壬戌，以金树为北燕州都督。

是月，太保吴王杜伏威薨。辅公柝之反也，诈称伏威之命以胁其众。及公柝平，赵郡王李孝恭不知其诈，以状闻；诏追除伏威名，籍没其妻子。及太宗即位，知其冤，赦之，复其官爵。

三月，初定令，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为三公，次尚书、门下、中书、秘书、殿中、内侍为六省，次御史台，次太常至太府为九寺，次将作监，次国子学，次天策上将府，次左、右卫至左、右领卫为十四卫；东宫置三师、三少、詹事及两坊、三寺、十率府；王、公置府佐、国官，公主置邑司，并为

京职事官。州、县、镇、戍为外职事官。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，二十八阶，为文散官；驃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阶，为武散官；上柱国至武骑尉十二等，为勋官。

先是，辅公柝遣其将冯慧亮、陈当世将舟师三万屯博望山，陈正通、徐绍宗将步骑三万屯青林山，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，筑却月城，延袤十余里，又结垒江西以拒官军。孝恭与李靖帅舟师次舒州，李世勣帅步卒一万渡淮，拔寿阳，次硖石。慧亮等坚壁不战，孝恭遣奇兵绝其粮道，慧亮等军乏食，夜，遣兵薄孝恭营，孝恭坚卧不动。孝恭集诸将议军事，皆曰：“慧亮等拥强兵，据水陆之险，攻之不可猝拔。不如直指丹杨，掩其巢穴，丹杨既溃，慧亮等自降矣！”孝恭将从其议，李靖曰：“公柝精兵虽在此水陆二军，然所自将亦不为少，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，公辅保据石头，岂易取哉！进攻丹杨，旬月不下，慧亮蹶吾后，腹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慧亮、正通皆百战余贼，其心非不欲战，正以公柝立计使之持重，欲以老我师耳。我

今攻其城以挑之，一举可破也！”孝恭然之，使羸兵先攻贼营而勒精兵结陈以待之。攻垒者不胜而走，贼出兵追之，行数里，遇大军，与战，大破之。阡稜免胄谓贼众曰：“汝曹不识我邪？何敢来与我战！”贼多拓故部曲，皆无斗志，或有拜者，由是遂败。孝恭、靖乘胜逐北，转战百余里，博山、青林两戍皆溃，慧亮、正通等遁归，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。李靖兵先至丹杨，公柝大惧，拥兵数万，弃城东走，欲就左游仙于会稽，李世勣追之。公柝至句容，从兵能属者才五百人，夜，宿常州，其将吴骝等谋执之。公柝觉之，弃妻子，独将腹心数十人，斩关走。至武康，为野人所攻，西门君仪战死，执公柝，送丹杨梟首，分捕余党，悉诛之，江南皆平。

夏，四月，庚子朔，赦天下。是日，颁新律令，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。

初定均田租、庸、调法：丁、中之民，给田一顷，笃疾减什之六，寡妻妾减七，皆以什之二为世业，八为口分。每丁岁入租，粟二石。调随土地所宜，绫、绢、布。岁役二旬；不役则收其绝，日三尺；有事而加役者，旬有五，免其调；三旬，租、调俱免。水旱虫霜为灾，什损四以上免租，损六以上免调，损七已上课役俱免。凡民贲业分九等。百户为里，五里为乡，四家为邻，四邻为保。在城邑者为坊，田野者为村。食禄之家，无得与民争利；工商杂类，无预士伍。男女始生为黄，四岁为小，十六为中，二十为丁，六十为老。岁造计帐，三年造户籍。

〔译文〕

**唐纪六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
武德五年(壬午、公元 622 年)**

春,正月,刘黑闥自称汉东王,改年号为天造,定都洺州。派范愿担任左仆射;董康买担任兵部尚书;高雅贤担任右领军;征王琮做中书令;刘斌为中书侍郎;窦建德时的文武官员全部恢复本位。立法行政,全部学习建德,而攻战的勇敢坚决超过了建德。

秦王李世民军到获嘉,刘黑闥放弃相州,退守洺州。丙申日(十四日),李世民再夺得相州,进军肥乡,列营洺水附近以逼黑闥。

幽州总管李艺率领部下数万兵会合秦王李世民讨伐刘黑闥,黑闥听到消息,留兵万人,派范愿驻守洺州,亲自率兵抵抗李艺。夜晚,宿于沙河县,程名振载鼓六十具,在城西二里的堤上快速击打,城中地面都受震动。范愿恐惧,急告黑闥;黑闥急速返师,派其弟十善与行台张君立率领一万军队在鼓城进攻李艺。壬子日

(三十日),在徐河交战,十善、君立大败,损失八千人。

洺水人李去惑以城来降服,秦王李世民派彭公王君廓率一千五百骑兵前往,入城共同防卫。二月,刘黑闥率兵还攻洺水,癸亥日(十一日),行军到列县;秦王李世民派秦叔宝截击,击败黑闥。

丙子日(二十四日),李艺取得刘黑闥的定、栾、廉、赵四州,捉拿黑闥的尚书刘希道,率兵与秦王李世民在洺州会师。

刘黑闥进攻洺水甚紧急。城的四边有护城河,宽五十余步,黑闥于城的东北建筑二条甬道以便进攻;李世民三次率兵援救,黑闥抵挡,不能进兵。世民恐怕王君廓不能守住,召集诸将商议,李世勣说:“如果甬道直达城下,城一定防卫不住。”行军总管郃勇公罗士信请求接替君廓防守。世民于是登上城南高坟,用旗子招君

廓，君廓率部下齐力作战，突围出城；士信率左右二百人乘机入城，接替君廓坚守。黑闼昼夜急攻，遇上大雪，救兵不能前往，共八天，丁丑日（二十五日），城被攻下。黑闼素来听说士信英勇，想要给他生路，但士信言语脸色不降服，才杀了他，死时二十岁。

辛巳日（二十九日），秦王李世民居拔取洺水。三月，世民与李艺在洺水之南扎营，分兵驻守在洺水之北。黑闼数次挑战，世民坚守不理，另外派出奇兵隔断他的粮道。壬辰日（十一日），黑闼派高雅贤做左仆射，军中举行大宴会。李世勣率兵逼近他的军营，雅贤乘醉，单骑追赶，李世勣部将潘毛将他刺坠马下，左右赶到，将他扶归，没到营地就死去。甲午日（十三日），诸将再前往逼营，潘毛被王小胡捉住。黑闼在冀、贝、沧、瀛诸州运粮，水陆并进，程名振用千余人截击，击沉运粮船，烧毁运粮车。

皇上派使者贿赂突厥颉利可汗，而且答应结婚姻。颉利于是送汉阳公李瓌、郑元琬、长孙顺德等人回国。庚子日（十九日），又派使者来建立良好关系，皇上也送回其使者特勒热寒、阿史那德等人。并州总管刘世让驻守雁门，颉利与高开道、苑君璋合军进攻，攻了一个多月，才收兵。

秦王李世民居与刘黑闼抗拒六十多日。黑闼暗中派兵偷袭李世勣的军营，世民率兵掩袭其后援救，被黑

闼包围，尉迟敬德率壮士冲杀进去，世民与路阳公李道宗乘机逃出围困。道宗是皇帝的侄儿。世民忖度黑闼的粮食将尽，必定来决一死战，于是派人在洺水上流筑堰切断水流，对守吏说：“等我与贼交战，才可决堤。”丁未日（二十六日），黑闼率步骑二万向南渡洺水，紧临唐营排阵，世民亲率精骑攻其骑兵，击败他们，乘胜进攻他的步兵。黑闼率士众拼命作战，从中午到黄昏，数次交战，黑闼军力不能支持。王小胡对黑闼说：“智力已尽，应趁早逃跑。”于是与黑闼先逃走，余众不知情，尚在战斗。守吏开堰，洺水大至，水深一丈多，黑闼的兵卒溃败，斩首万余级，溺水数千人，黑闼与范愿等二百骑奔往突厥，山东全部平定。

秋，七月，甲申日（初五），为秦王李世民居修建弘义宫，让他居住。世民攻打徐圆朗，占领十多个城，声威震动淮、泗等地方，杜伏威恐慌，请求入朝。世民因淮、济之间稍安定，派淮安王李神通、行军总管任瓌、李世勣进攻圆朗；乙酉日（初六），调回军队。

丁亥日（初八），杜伏威入朝，让他坐在御床上，任命为太子太保，仍旧兼行台尚书令，留住长安，官位在齐王李元吉之上，以优宠他。派阙棱担任左领军将军。

李子通对乐伯通说：“伏威已到朝廷来了，江东未稳定，我前往收拾